

書藏圖教公學新中

SACRED HEART MIDDLE SCHOOL

扮 演

朱家河致命劇

此書由 盛 新 移 來
現由本圖書館負責保管



下 10

威新中學公教圖藏書

THE CATHOLIC LIBRARY
SACRED HEART MIDDLE SCHOOL

天

演 扮

主 降 生 一 千 九 百 三 十 四 年

朱 家 河 致 命 劇

河 北 獻 縣 耶 穌 會 主 教 劉 准

Nihil obstat

Raymundus Liou

Imprimi potest:

P. Bornet S.J., Sup. Reg.

Imprimatur:

† Henr. LÉCROART, S.J.,

Ep. Anchial. Vic. Apost. de Sienhsien.

Sienhsien die 10 Oct. 1934.

朱家河致命劇

扮演人員

第一幕 在景州衙門

陳澤林總督

劉副官

景州縣長

路舉人

馬紳士

張紳士

郭匪魁



拳匪二名

第二幕 在青草河天主堂

周神父

潘神父

費會長 青草河人

劉會長 青草河人

趙會長 青草河人

朱保祿 朱家河人

張達若望 朱家河人

朱連升 朱家河人

朱日新伯多祿 朱家河人

幫脚二人

第三幕 在路莊

陳澤休

郭匪魁

朱伯多祿

馬若瑟

路舉人

張紳士

致命者數名

兵卒數名

朱家河致命劇

第一幕 在景縣衙門內

◎一節 路馬二紳士談話

路紳士：（仇教者）今天縣長教我們來開會，會議公事。

馬紳士：（教友的朋友）到底是爲什麼緣故呢？是爲會議什麼事情呢？

路：縣長的請帖上沒有說明爲什麼，老兄你想爲什麼呢？

馬：我想許是爲攻打朱家河的事。

路：我很盼望議論這事，因為近來我們的大師兄們攻打了好幾天，也沒有什麼進步！

馬：你更說是他們退步了，你看他們兩天兩宿的工夫，不知進攻了多少次，總是破不開圍子，昨天，圍子裏的教友，反到出來，把他們趕跑了，趕到路莊，把他們的場子勦了，還奪了他們的一尊大炮，洋洋得意的回了圍子。

路：哎！他們雖是以多勝寡，也不必奇怪，因為他們槍炮好，還有外國兵頭領着，怎麼會不得勝呢？

馬：朋友你說差了，他們人很不多，雖然說他們是三千教友，到底婦女孺子占三分之二，他們也不過有一

百五十桿槍，要說西洋人，只有兩位神父，他們都是傳教的，也不是打仗的兵頭。

路：要那麼說，那大師兄爲什麼到打敗了呢？

馬：是因爲教友們勇敢，你看他們三天的工夫，就打死了一個團子。

路：馬先生，莫非你成了保教的人麼？

馬：教友作了什麼不好呢？他們淨是守法愛國的良民。

忠厚老誠，和睦鄉里，還常給皇上念經，至於在文明進化及教育的事業上，他們也是非常熱心！

路：你說的也是真的。到底，你知道皇太后不喜歡奉教的，也許這一兩天裏，殺奉教的上諭就要到了！

馬：總而言之，爲殺朱家河的教友，這點義和團，是辦不到的！再以說，朋友你也知道，義和團淨些白蓮教人，他們全是國家的反叛！

路：這個我也知道，但是近來皇太后認了他們爲義兵，爲殺盡中國不背教的人。

馬：皇太后這個辦法，可算是窮凶極惡了！將來不能不受上天的罰。

路：依我看來，凡是奉教的，就該殺個淨盡！

馬：爲什麼呢？

路：因爲我恨他們！

馬：你爲什麼恨他們呢？

路：老兄你聽，我給你說說，三年以前，我同任神父打了官司；打輸了，我沒有臉面，我是要報仇的，可惜，義和團竟打不破朱家河：：這不是張先生來了麼？裡請：：。

◎二節 張馬路三人談話

張：你們二位先來了，我想開會的時候快到了。

馬：張先生，究竟我們要議論什麼事呢？

張：聽說陳大人同他的兵快到了，他們是從南京來，上北京去，路過我們這裡，恐怕縣長教我們議論的事，就是這駐兵的事罷？

路：（自語）哈哈！我可報報仇罷！陳大人的兵，若同義和

拳一齊攻朱家河，那神父同教友定然是沒命的了，

馬：路先生你說什麼？

路：什麼也沒有說！

張：這不是縣長來到了，我們快上前迎接去罷！

◎三節 開正式會議

縣長衆紳士隨後齊入

縣長：衆位先生（縣長坐）剛來了一個信差，送了這封信，內云
。欽命總統武衛右翼先鋒軍，江西按察使陳澤霖，
今日午刻到景縣，請駐居五千兵，先生們這就快
到時候，兩三點鐘以後，他們一定要來到。請你們
把這事急速去辦！第一營駐城內的學堂，第二營駐

城內廟裏的西房，第三營四營全駐菩薩大廟，第五營同司令部駐衙門。

路：大老，我有一件要事相商。

縣長：先生，可是現在我沒有工夫；趕兵走了以後，再說罷！

路：大老，我說的事，正是爲兵的事。

縣長：那麼請你說罷！

路：大老，知道義和拳近來攻不開朱家河，官兵現今要經過這裏，這不是勦滅這個賊窩的好機會麼？這些教友都是國家的罪犯，天不容的賊子！賣國奸細！！

縣長：衆位先生聽他說的怎麼樣呢？

馬：二三千義和拳，連幾百教友都打不住。這事可也稀奇了！

路：打住打不住，那是別的問題，皇太后如今非滅絕教友不可，你反保護他們麼？

張：該把教友殺個雞犬不留！因為皇太后有命，他們不背教就得死就完了！

路：義和拳既是打不開朱家河，我們求求官兵相帮不好麼？

縣長：路先生？我想陳大人必定不肯的，因為他連一天的工夫，也不願耽擱！

路：（大聲說）他願意也得願意，不願意也得願意！

張：（大聲說）是那麼着！他願意也得願意，不願意也得願意！

（此時聽見外邊有不安靜的聲音數人大喊開道開道）

●四節 拳匪蠻橫無忌

（郭大師兄與數個拳匪齊入跪於縣長前說）：我們求大老爺相帮，大老爺千萬可憐我們罷！

縣長：朋友們，你們起來（他們即起）你們有什麼事呢？

郭：我們打败了仗，我們實在沒法子了。求大老爺相帮罷！

二師兄 衆拳匪齊喊說：我們真是沒法子了，求大老爺相帮罷！

我們打敗了，我得報仇，報仇，報仇！

縣長：你們不要一齊說話，郭大師兄你自己說，你說說有什麼事？

郭：今天早起，天一黎明的時候，我們就想着攻朱家河的東圍子；爲這事，我們預備了一宿；我們分了兩營，一齊進攻；第一營是槍隊，全趴在紅荆底下藏着不住的放槍；第二營，受槍隊保護着，往前去上圍子。起頭的時候，打的很順利，趕到二營全到了圍子根底下，正想趴圍子的時候，忽然教友們，一齊往下扔開了磚瓦，我們的義兵，還是不住的前進。圍子既是不高，趴上去，想必沒有什麼難處；但

是一下子死了十七個人，緊接着又傷了一百多；不得已，我們才退回來。

馬

；（自語自喜自幸的說）真好！

衆拳匪說我們得報仇！：：！

郭

；哎呀！這不算完，我的義兵們，全都亂了隊，向回裡跑開了。教友們這時却從圍子的南門出來，向我們追趕來了；這時嚇的我們全喊叫說：快跑！快跑！救命啊！那時教友們一齊放槍，我們估量有二千多槍一齊响。到底後來仔細看了看，那拿槍的不過是二百多教友，其餘別的全是拿的長槍白辣竿子，或是大刀就完了。

馬：（自語）教友們真行！

縣長：後來呢？

郭：後來就全跑啦！一氣跑到路莊。大老爺知道我們在
那裏有個場子，存放的也有藥，也有炮，教友們來
了，就把場子勦了，把藥搶了去，把大炮也抬到朱
家河去了。

馬：（自語）教友們真勇敢！天下無雙！

衆拳匪：我們得報仇！……！

郭：我們這個光景真是可憐！沒有火藥沒有槍炮，沒有
人了，怎麼能打破朱家河呢？大老爺相幫我們罷！
拳匪：大老爺相幫我們罷！……！

縣長：我可怎麼能相幫你們呢？我沒有法！

郭：大老爺有法。

縣長：有什麼法呢？

郭：工夫不大以後陳大人就……

縣長：（不喜貌）陳大人！你怎麼知道他來呢？

郭：陳大人領着大兵，今天就來到。求他在這裏住一天，就能把朱家河破開，這樣也雪雪我們的恥。

衆拳匪：好！不錯！不錯！

縣長（默默不答作沉思狀忽然說）：郭大師兄，破朱家河是容易的麼？

郭：極其容易。他們但有個小土圍子，有百十顆槍，有

二三百能打仗的壯丁，其餘別的三千，不是孩子，就是婦女，破朱家河可以說是易如反掌！

縣長：（微笑）若是易如反掌，爲什麼你們打不破呢？你們用三千顆槍，到打不住那百十顆槍，還叫人家，以寡敵衆，勦了你們的場子，搶了你們的大炮，如今又叫我請陳大人用官兵來破朱家河。你不知道陳大人，奉皇太后的命，趕緊的上北京去麼？你算了罷！郭大師兄。你說的太不近情理了，你有本勢，你自己雪雪你的恥罷！用不着陳大人相幫。

郭（悻悻然）大老爺，你不要這樣說，你覺着你是這縣的民長麼？我比你也不小！我是這縣的拳長。你我是

一般大。我的義兵，同你的官兵，在國家跟前享一樣
的權利，這是皇太后的明命呀！

縣長：你不要臉！你想着怎麼着？

郭：怎麼着？往後不同你商量了！也不求你了！是要給
你出命：命你總得叫陳大人佔下。你答應不？！

縣長（大怒）你太無理！

郭（向衆匪）弟兄們拿槍。○（衆拳匪拿槍前來圍住縣長）

衆紳士（戰慄）別這麼着！……

縣長：（招呼）巡警快來！

郭：（譏笑）你的巡警早被我的人趕跑了。如今在衙門裏淨是
我的人。哈！你如今落在我手裏啦！我看看你這個

老儒者，有什麼法？

（路張汲衆紳士皆跪在郭前求說）：大師兄開恩罷！……

馬：（獨在旁自語）真是沒有胆量！

縣長：郭大師兄，你且等一會兒，有事無妨再商議，何必用武呢？你究竟願意怎麼着，儘管說罷！

郭：我已經說了，你，縣長，你們紳士，總得求陳大人破朱家河，若求得了，你們就是我的朋友；若是求不得，我實話說罷，明天你們的腦袋，就長不住了。如今我向東南發誓，我怎麼說的就怎麼辦。你們也不要再說別的，但看你們按着我說的作不作就是了。

衆拳匪：（威嚇）小心你們的腦袋罷！：：：（全退出）

◎五節 馬紳士義氣可風

（縣長及衆紳士作愁狀。馬在旁作藐視狀。俯案不語）

路：大老，我想這事總該當辦。

張：當着不得已的時候，就該讓一步。

衆紳士：我們沒有別的法子，只得是求陳大人站下。

縣長：這些個粗魯東西，待我太無理，暫且我們先讓一步

吧！後來再看結果。

馬：怎麼樣？讓一步？讓這些無理匪類麼？大老爺不是

親自給他們說了，叫他們自己雪恥麼？怎麼又讓一步呢？

縣長：莫非你也反對我麼？

馬：我並不反對縣長，我反對的，是爲拳匪的緣故，把三四千無辜的百姓，白白的殺害了，我實有所不忍。那些教友，淨是些老實百姓，全是縣長的子民，如今但有縣長能保護他們，他們犯了什麼罪？必要把他們殘殺了呢？

縣長：（發怒）呵！馬先生！你儼然就是教友的保護人了。

路：他所保護的，淨是皇太后的仇人。

馬：我憑良心作事，不願隨着你們的私見，惡意，從今以後我也不願意作議員了。我保護的，是無辜的人。你們全是軟的欺負，硬的怕，（言竟蹙足而去）

◎六節 劣紳誘惑景州縣長

縣長：哎！這是什麼事！哎呀！

路：縣長，時候急緊了，恐怕這一半分中，陳大人就來到。我們商量的究竟怎麼樣呢？

縣長：你們看着辦罷！

路：我看着不用猶豫，義和拳們，將來是一點也不猶豫的，若我們不先犧牲了教友的性命，就得犧牲我們自己的性命，殺死幾千小民，算什麼事呢？

衆紳士：不錯！不錯！

縣長：究竟當怎麼樣辦呢？

路：趕陳大人一來，我們一齊求他破朱家河就是了。

縣長：他若不肯，可怎麼樣辦呢？

路：他若不肯，我們就給他跪下，給他磕頭，也懇求他，非求得他點了頭不可！

衆紳士：爲救我們的性命，這樣辦也值得了。

縣長：拿着我這作縣長的，有身價的人，也給武人跪下磕頭麼？

路：請大老，深思，深思！若不這樣辦，明天就沒咱們的命了！

縣長：（猶豫良久躊躇自語）反正是他說的有理；反正是他說的有理；這義和拳真能結果人的性命；若不辦，我明天就沒有命了。（忽然大聲說）我不願意死，（又轉向衆紳士）

就按着你們說的辦罷！

衆紳士：好極了！好極了！

◎七節 官紳迎接陳大人

縣長：陳大人是快來了！你們聽不見？外邊吹號呢？

路：（在窻前作窺視狀）果然不錯！我看見南方塵土亂飛，想必是他先鋒隊，快進南門了。

縣長：那末，我們怎麼說的，務必要怎麼辦啦！就是行了見面禮以後，大家全體跪下，懇求他攻打朱家河。

路：（向衆紳士是那麼着！是那麼着！

（兵卒前來報告）

陳大人到了！（陳大人帶着隨員一齊進來）

◎八節 強留陳大人滅教

縣長：陳大人來了！我們一齊行禮（三鞠躬）

（陳大人同隨員還禮就坐）

衆位，我今天來到這裏，不過是路過就罷了；因爲近來奉到皇太后的諭旨，當趕緊的上北京，我是一天也不能耽誤的，爲此我也不在景縣過宿，吃罷午飯，立刻起程，爲的趕黑到阜城。

縣長：（小聲）時候到了。

（全體跪下哀求）求大人千萬別走啦！千萬別走啦！

陳：（作驚疑狀）你們跪做什麼？有什麼不得了的事？

縣長：求大人救命罷！

衆人：求大人救命罷！求大人救命罷！

陳：衆位暫且起來，你們究竟有什麼事？莫非有了性命的危險麼？

衆人：（仍跪）有了性命的危險！

陳：請你們起來，你們若果然有性命的危險，我理當相幫你們。（大家起來）

陳：你們究竟有什麼事？我毫然不知，請縣長坐下，快快的給我述說一番。

縣長：（坐下）大人呀！在咱們城西十幾里，有個村叫朱家河，實在就是個賊窩，那裏的教友同洋人，聚在一齊要謀害中國哩！

陳：是教友麼？若是教友就不碍事了。

張：是極不好的教友，他們也有槍，也有炮。昨天不但把義和拳打敗了，反把他們的場子勦了，也把他們的大炮搶了去。

（陳搖頭不信）

路：是真的，他們一共有三千人。有些洋兵頭領着，也有好幾百洋兵，是新近從天津來的。

陳：那裏的事呀？這是謠言罷！

縣長：是真的！

衆人：是真而又真的！

路：大人千萬別不管，恐怕大人走了，他們要鬧大亂子

，也許要抄大人的後路，這也不是不能的事。

陳：你們有義和拳，有團兵，進攻朱家河就是了，我實在不能耽誤我的路；因為皇太后命我急速趕到北京

○（向兵頭吩咐）起營，走！

（縣長及紳士跪下擋着路不讓走）

齊說：大人開恩罷！再聽我們說幾句罷！

陳：衆位你們先起來。

縣：大人若不先許打破朱家河，我們是不敢起來的！

陳：你們起來罷，不然我就從你們身上邁過去。

衆紳士：大人開恩罷！大人開恩罷！（門外譁然一人突入）

皇上的信差來了。（衆人齊起）

◎九節 陳大人進攻朱家河

信差：這是皇太后給景州縣長發來的萬急快信！

縣長：給我拿過來！

信差：還有皇太后給陳大人的一封哩，不知道他在這裏沒有？

陳：在這裏，給我拿來！

縣長：（大聲念信）（另有一紙）順天府明白曉諭事，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初五日，奉上諭：：教民亦國家赤子，祇因惑於邪說：：

陳：（看罷信後）給我也是這樣寫的。

縣長：朝庭招撫義和拳，各以忠義相勉，復仇敵愾，萬眾

一心，因念教民，亦食毛踐土之倫，豈真甘心異類，自取誅夷，果能革面洗心，不妨網開一面：：苟若沉迷不返，自外生成，法網森嚴，斷難再恕：。那末，大人就不可遲疑了。

陳：在兩條命令中，我當聽從最急緊的。我想往北京去，比破朱家河要緊得多！

路：大人哪！破朱家河，並不是難事。用不上一天，就可以把他打個土平。後來皇太后知道了，莫不賞賜大人，保清滅洋的忠心。

副官：我想半天的工夫，就可把這小小的朱家河打開。然後用上一宿的工夫，就趕出耽悞的路程來。這樣算

一齊聽了兩個命令。一舉兩得，豈不更好麼？

陳：我們就那麼辦罷！可是，在那裏按司令部呢？村外有地方沒有？

縣長：在那路莊有一處很寬便的房子，離朱家河村南二三里地。

陳：（志忑不安，輾轉自語）呵！我不知道怎麼辦好！

衆紳士：大人，辦事不決，不是皇太后的忠臣！總得打破朱家河！

陳：那末，就出發罷！（遂轉向兵士）拔營！攻打朱家河！

第二幕 青草河客廳內

●一節 周潘二位神父

潘：噯！我們可怎麼樣呢？從陳澤霖把朱家河，圍起來以後，我們這裏，也一天比一天危險了。

周：神父，依靠天主吧！依靠耶穌聖心吧！因為青草河，已經獻給耶穌聖心了；仁慈耶穌聖心，萬不能不

管我們。（聽見放炮聲）

潘：神父，聽見了沒有？這放炮的聲音，越待越利害；這一定是把圍子打開了。可憐的任神父，湯神父，可憐的教友們！

周：爲他們求天主吧！（三人一齊跪地向全能像默禱）

●二節 費會長驚報拳匪

（會長跑入客廳裏）神父呵！遠遠的看見火了，朱家河被官兵及拳匪灼了！

劉先生：神父，朱家河失了；在北園子上，看見那裏着火，看的真真的。

趙先生：（進門）神父，我看見遠遠的，從朱家河有人往這裏跑，許是逃出來的教友。

周：費會長，快着打鐘！叫一總的教友，全進堂。給朱家河的神父教友念經。盼望他們勇敢爲耶穌犧牲自己的性命。請潘神父上堂裏去，勸教友們痛悔告解

。恐怕我們也到了致命的時候。劉先生上北園子上，去同別人看守圍子。各自念串經，等着致命。趙先生同幾個人，去看守北園子門。若有送信的來，或有跑來的教友，就立刻開門，讓他們進來；但別教他們在村裏，各處傳報所見的事，快領他們來見神父；怕的是教材裏的人心惶。

◎三節 朱珂意報信

周：你來了。

朱珂意：神父，我來了。（朱珂意入）

周：你多咱從朱家河來的呢？

朱：昨天晚上。我藏在一個地方，沒有被人看見。我今天就來了。

周：如今快着給我說說，朱家河的光景。

朱：從昨天晚上就壞了事了！

周：陳澤霖的兵，是多咱到的朱家河呢？

朱：是瞻禮三晌午到的。我那時正在南邊，看圍子：看見有二千多槍隊佔，滿了村東的平原。又有一隊馬兵，一溜烟的從城裏跑到路莊。

周：這必是司令部設在路莊了。

朱：那時，我就快跑到客廳裏。任神父，湯神父，正吃午飯。我給他們說神父呀！官兵來了！任神父一聽，把飯盃一推，就出來上了鐘樓。四外一看，就又下來了。模樣實在難受，他同湯神父商量了老大工

夫；後來兩位神父就進了堂。那時堂裏的教友，全擠滿了。兩位神父在堂裏，勸他們發痛悔，也給他們辦神工。至於打仗的事，一點也不提。

周：誰領教友打仗呢？

朱：是朱三會長，日頭西落的時候，三會長願意自己吊吊炮。這炮是從義和團搶來的。吊炮的時候，沒有捆好，炮一响，把他的肋條，座斷了。任神父聽見說，就快起來，給他念赦罪經，終傳，幾分一後，就死了。

潘：那時，在堂裏怎麼樣呢！

朱：堂裏的人常滿着，淨是婦女孩子多。他們不是念串

經，卽是拜苦路。另外念聖心禱文，聖母禱文，總而言之，不住的念經。兩位神父輪着班的，勸教友們，勇敢，忍耐，等着致命。湯神父給他們講致命聖人的故事。任神父就給他們講耶穌苦難。有好幾次，湯神父領着他們，大聲念悔罪經。任神父就給他們念赦罪經。

周潘：（同歎曰），可憐的兩位神父！

周：他們受的罪真是不少。另外心裏的苦，比外面苦更大；本來朱家河是這一區最好的堂口。如今這避難的，有許多大姑，先生，及熱心的教友，全願意依靠總本堂任神父。就活像綿羊依靠自己的牧童

一樣。

潘：他們這一死，景州的教務，不是一敗塗地的了麼？

周：不然，因為致命的血，是新教友的種子。

朱：神父呀！他們最大的苦，是渴的荒，朱家河的甜水井，在圍子外頭，有水摸不着嗑，圍子裏頭，淨鹹水。因為天旱的緣故，水也不多；渴的沒法的時候，就提點又鹹又混的水，給神父喝

衆教友（作動心可憐貌）可憐的兩位神父！

周：教友們！我讚美你們的好心！你們動心可憐那兩位神父，是理當的。因為他們上中國來，是為救我們的靈魂。如今為我們，還要自己捨命。他們何苦的

受這樣的罪。不願在本國本家，享平安自在麼？

衆教友：盼望天主厚厚的報答兩位神父就是了。

朱：在堂裏頭，因爲是三伏天，人又多，所以熱的利害。到底誰也不報怨。

周：你在堂裏，見了認識的人麼？

朱：我見了，我的妻子，同我的三個孩子。他們全在那裏。我想他們如今全被火燒死了。

周：好教友！他們並沒有死，是得了天堂的常生。

衆教友：致命人是有福的。

周：你在堂裏，還看見誰呢？

朱：還見了劉八莊修道的那一家子。見了孟依理滿那一

家子。大花的姓夏的，石海波的姓魏的，另外見了一個更動心的朱福祿。

周：我認的他，就是無所不爲的那個教友，他常教任神父生氣，他怎麼樣了呢？

朱：他那一過晌午，忽然進了堂，跑到任神父跟前，大聲告自己的罪，辦了個明神工。神父就寬免了他，給他念了赦罪經。

周：任神父心裏該多麼喜歡呢？因爲失迷的羊，又找着了。

◎四節 張若望脫險

教友：神父，這不是張達來了麼？

張：神父呀！朱家河失了！

周：哎呀！我們已經知道了！可是那兩位神父怎麼樣呢？

張：昨天我還見了他們一次，我也在任神父跟前辦了神功，後來我就去守圍子，正正的守了一夜。

周：你說說義和拳怎麼樣破了朱家河？

張：我們那一宿，聽見路莊有鐺鐺……用錘子鏗丁的聲音，可是不知道有什麼事。第二天天一發亮，往西邊一看，看見一溜大車，車上釘着木頭架子，上頭有官兵，前邊有拳匪拉着，後邊還有人推着，轆眼的工夫，那一溜車，就來到了。我往前一看，如同雲霧似的，塵土就起來了。那車上的官兵，不住的放

鎗，遠遠的還有陳澤霖的大炮轟轟直響。我們一看，知道壞了事。打是打不住的了。我們就從圍子上下來。自己把鎗全砸壞了，爲的不教他們搶去，再打青草河。

周：好教友們！我感謝你們的好心！你們在艱難的時候，還結記你們的弟兄，你們真是耶穌的好門徒。

張：這時官兵拳匪一齊全上了圍子。

周：你怎麼樣跑出來的呢？

張：我一看架勢不好，就往北圍子上跑。因爲那裏沒有兵，也沒有拳匪。圍子又燬，我一跳就下來了，一氣就跑到了這裏。雖然把我摔了一下子，可也不碍。

事兒。

周：張達，我看你很儼的慌，你去歇歇去吧！

張：神父，我還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我給神父說說：

周：你說吧！

張：我向北園子上跑的時候，看見王大姑領着別的幾個姑太太：手裏拿着刀，在園子上，舉着刀向義和拳大聲喊叫。我給他們說你們瘋了麼？你們這不是送死去嗎？他們說我們致命去。因爲死了，比被搶去好：我想義和拳，一準把他們殺了。他們得了童貞致命的花冠。〔門外有聲開道！開道！〕抬人者入

張：〔轉首回顧〕你們抬了誰來了？

◎五節 斐理伯爲主傷死

(拾者) 抬了一個小孩子來，他叫朱蓮生，聖名斐理伯(坐在床

上躺着渾身有火燒的傷不住的哭)

斐：神父呀！給我念赦罪經罷！我這就要死了。

：教友們，全跪下念天主經，聖母經。

斐：我把我的性命，獻給天主，爲救青草河的人。

周：(問拾人的)這個孩子是怎麼把他救出來的呢？

(拾者)：是一個兵，從朱家河把他背了來。

周：孩子，你是那裏的？

斐：我是朱家河的：我狠喜歡致命死。

周：你怎麼從堂裏出來的？

斐：今天早起，義和拳燒堂的時候，有一個兵把我從堂裏拉出來，就把我背了來。

周：（小聲）你們看這孩子，身有多少傷，我想他這就要死。（衆人齊看拭淚）

斐：（轉向神父）神父，我走吧！

周：孩子！你往那裏走？

斐：我升天堂，求神父給我耶穌吧！我願欲領聖體。

周：你們把這孩子，抬到堂裏去。請潘神父給他終傅。也送臨終聖體。好孩子後來再見吧！

斐：神父，天堂再見！天堂再見。（抬走）

◎六節 周神父費會長衆教友

周：這是朱家河真失了。你們多加小心，看守圍子。我想拳匪，不能不上這裏來。

費：神父，若是光有拳匪，還不要緊。若是官兵也來，我們可就沒命了。因爲官兵，有二千多，我們不過二百多，又沒有快鎗，怎麼能打勝仗呢？

周：不要緊！天主是全能的！若我們該不着死，天主自然有安排。你們倚靠天主就是了：：：：：哎！你們看看跑的是誰呀，這不是朱伯多祿喘的忽咧忽咧的來了嗎？

衆教友：果然是他。

◎七節 朱伯多祿傳信

朱：給神父鞠躬。

周：伯多祿，你從那裏來呢？

朱：我今天從路莊來。

周：從路莊來？

朱：是，從路莊來。還有陳大人給神父送來的信。（給信）
神父，我還守着空心齋沒有喫早飯，我願上堂裏領聖體。

周：好孩子！去罷！潘神父還在堂裏。他能給你送聖體。

朱：我可摩着領吾主耶穌了！我三天了，沒有領聖體。

周：你謝完了聖體以後，上廚房裏吃點東西，再上我這

裏來。

朱：多謝神父。(出)

◎八節 教友之信德不失

費：神父，那封信是什麼信呢？

周：(嚴詞)爲此諭仰教民人等知悉，爾等既能入教以前

，何難出教於後：

費：出教？總不出教！

周：(接念)本總統不咎已往，倘有對天叩頭，自願出教，

免再誅戮：

費：對天叩頭？死一千次，死一萬次，也不作那個。

周：陳大人望我們要兩條件，或是背教，或是死。你們

想怎麼着？

衆教友：我們寧死不背教！

周：若是那麼着，你們全得家敗人亡了。你們的堂口也得滅了。

教友：我們死了，全升天堂，比在世上好！

◎八節 回想耶穌受難

費會長：神父爲什麼疑惑我們的信德呢？神父問的這個，叫我心裏難受！

李先生：吾主耶穌，爲我們流盡寶血，我們爲以愛還愛，也願爲吾主流血。

張先生：神父，我們預備妥了，全願意爲天主致命。

* 趙先生：信德誦上不是說麼？雖被萬死不辭。

衆教友：對！雖被萬死不辭。

周神父：（高興貌）吾天主，我感謝你。好教友們，我狠喜歡你們。我沒有白給你們講了道理，開了工，作了彌撒，送了聖體。主教也沒白給你們堅了振。你們真是耶穌的勇兵，雖被萬死不辭，這話你們說的狠對。從前致命之主耶穌，爲我們的緣故，山園祈禱，汗血并流。

費：爲我們被茨籬聖首，棘刺深入於腦！

李：爲我們背粗重十字架，力盡筋疲，三次跌倒。

趙：耶穌爲我們，手足被釘十字架，在兩盜中。

周：爲我們口喝酸醋苦胆，死後肋旁被刺，血水盡流。
我們該怎樣報答報答吾主耶穌罷。

衆教友：我們全該流血，致命，以愛還愛！

周：我們如今跪下，重發領洗聖願。

衆教友（跪向全能像仰伸右手）我棄絕魔鬼，棄絕世俗的虛體面假光榮，棄絕各樣異端，我從今以後，跟隨效法吾主耶穌，至死不離開。亞孟。（起）

◎九節 朱伯多祿同潘神父（方念 亞孟特）

周：如今我們聽聽，朱伯多祿述說，朱家河的光景！任
湯兩位神父死了麼？

朱：全致命死了！

賈：那教友們呢？

朱：教友們全在堂裏燒死了。

張：噯呀！

李：真是可憐！

趙：可惜！可惜！

朱：他們全爲耶穌致了命。

衆：真是爲耶穌致了命。

周：伯多祿，你仔細說說，他們怎麼致了命。

朱：今天早起，天一黎明，看圍子的，就來告訴任神父說。沒有盼望了，兩三點以後，恐怕就把圍子打開。那時，我們全預備着致命。婦女孩子，全上堂裏

來了。兩位神父，站在祭台兩邊，大夥子就起頭念早課。後來有人搬了兩把椅子來，放在祭台兩邊。任神父坐在右邊，湯神父坐在左邊，等着致命。工夫不大，聽見在堂門口，鎗聲亂响，人聲亂叫，婦女們就嚇的喊叫，孩子們就嚇的哭，全想着往外跑。任神父大聲說你們不要跑，一會我們就致命，升了天堂。他們這纔平靜了。那看圍子的男教友，全把鎗摔壞了，上堂裏來同自己的一家人，預備致命。

周：你父親怎麼樣了呢？

朱：我父親，打仗到死，死在圍子上了。

周：你母親怎麼樣呢？

朱：我母親，那時在堂裏，同我在一塊兒。

周：你仔細說說那個光景。

朱：半晌午的時候，官兵與拳匪，全進了圍子。各處搶東西，殺人放火，把堂也點着了。我那時，嚇的不知東西南北；但見湯神父立起來，大聲領着教友們，念籲告吾主，念的實在熱心。那時，我覺着心裏也長了勇敢，很盼望同他們致命。以後又念了天主耶穌，念的更熱心，也更有力量，以致把放鎗的聲音，也遮起來了。那時，我母親擡頭望天，不住的說耶穌，耶穌！這時我覺着他倒在我身傍，仔細一

看，見他首帕上淨血，才知道他中了槍彈。工夫不大，就叫着耶穌的聖名死了。（言竟卽逝）

周：好孩子！你別難受，你母親是真致命的。

朱：（哭訴）我也願意致命。上天堂上，同我父母去見耶穌。

周：那兩位神父怎麼死的呢？

朱：我見了湯神父忽然倒了。又向着任神父跑去。任神父就降福他。

潘：這一定是給他念赦罪經。

朱：後來任神父也倒在地下。手裏拿着苦像，念珠，還有一個小書本。

周：這小本准是那耶穌會的會規。

朱：那時，堂裏熱的利害，叫人喘不上氣來。那燒死的人已經過半。還有一夥子貞女，在聖母祭台那邊跪着，他們忽然全向上伸着手，說聖母來啦：：：

潘：這一定是聖母來接他們升天去了。

朱：這時堂頂子燒的忽然塌了，又是火，又是磚，一下子落下來。教友們，全在火中燒死了。

周：他從前常說，自己要死在火裏；果然成了真的。

潘：伯多祿，你怎麼樣逃出來了呢？

朱：我那時，正在堂東南角，堂頂塌了，也沒有砸着我，火也沒有燒着我，但是那烟把我熏的難受，我就

在死屍身上邁過來，向堂門那裏跑，忽然來了一個兵，把我拏住，把我領到路莊，領到陳大人跟前，在那裏被擄的，有三四十個教友，我也看見了謝良周夫及朱孟天。

周：陳大人給你們說什麼呢？

朱：陳大人本來願意放開我們，到底路紳士，張紳士，還有許多的義和拳，全不願意。他們還嚇唬陳大人說，若是他放開教友，他們就上北京，在皇太后跟前，去告他。所以他也不敢放我們。

費：這些可惡的拳匪！

周：教友們當中，也有背教的麼？

朱（離開且哭）：噫！可惜！也有背教的。另外叫我難受的，是我的同窗馬若瑟。也背了教！

潘：咱們那個寫好字兒的呀？他怎麼背的教？

朱：陳大人看見他長的狠伶俐，狠秀雅，就問他說，你會寫字不？他說會，當面就叫他寫了幾個字，陳大人說你寫的狠好，你給我當書記不好麼？義和拳們就說，大人要奉教的當書記麼？陳大人就說，馬若瑟你背教罷，他也不說背，他也不說不背，陳大人一看見疑惑，就知道他主意不結實，所以就拔出刀來，嚇唬他說，你看我左手有筆，右手有劍，你隨便揀選。你若背教，就給你這管筆，作我的書記，

你若不背教，就拿這把劍，砍你的頭。這時我大聲給他說，若瑟你千萬別背教。你當一輩子書記，死後下了地獄，爲你有什么用呢？他不聽我的話，他從陳大人手中，把筆接過來，背了教啦。

周：教友們！你們千萬別效法他的表樣。

朱：別的教友，全沒有背教。陳大人說，今天晚上殺他們。

周：今天午飯後，打鐘叫教友們，全都進堂，爲那致命的人念經。

朱：神父，我回路莊罷！

周：你回路莊有什麼用呢？沒有回信就是不背教，陳大

人還不知道麼？

朱：神父，不是這樣，我該當回去，陳大人給我信的時候，就說了你快回來！不然，我把這五十二位教友，交給義和拳，任他們怎樣處置去！郭頭就說：頑童，你聽着了不？你若不回來，我們剝他們的皮，澆上煤油，活潑潑的燒死。我看他們這些話，所以我十分該回去。雖然有陳大人保他們臨時不死，我恐怕他一人難擋眾人的意。

周：那末，好孩子，你就走罷！我們時常念經保護你。

潘：咳！這不是他要死去麼？

朱：別說啦，神父，求神父給我念經罷。我很喜歡致

命：再見！

有人說：嗜呀！你看這個少年，真是勇敢！

費：義和拳們要苦苦的收拾你了！

朱：不碍，我有個依靠。

周：什麼依靠呢？

朱：（從腰中取其母之手帕瀟帶血痕）你們看：：：

周：（手接血帕展之墨之墨）噢！好孩子，這就是你的寶貝。

朱：神父，我要走了！我回去同陳大人說什麼呢？

周：少等一時，我問問會長們的意思。

費：神父，我們回答陳大人，這事極容易，就說寧死不背教。

衆人：（一齊對，寧死不背教。）

周：可是叫伯多祿口傳呢？或是寫在紙上呢？

衆人：（齊喊）寫在紙上！

費：那末，寫在紙上，到底簡短的幾句勇敢話就發了。

周：怎麼樣寫呢？

費：神父，就如同朱伯多祿他母親說的，寧死不背教。

衆人：（齊說）是這麼着！好，好！

周：好！就這麼着罷！

費：（手執一紙遞給神父）求神父寫罷，我們親手畫押。

周：（執筆即書）陳軍長偉鑒：頃接來函，敬悉勸我出教，以
免駢誅，祇謝雅懷。惟未鐸召集青草河衆教友，異

口同聲，幸已進教，萬死不離。用特親手備翰，聊申鄙意。此頌助安。

衆人：很好！很好！謝謝神父！

（周潘同時畫押）

周：如今你們都親手畫押罷！

費：哈！我們多啫實行以血畫押呢？

（衆教友跪於苦像前依次畫押）

周：（向朱伯多祿）好孩子，可愛的伯多祿；聖教會的義子，耶穌的昆弟，不久你就要爲天主犧牲了。

朱：神父，那是多麼光榮呀！我真擔不起！

周：趕陳大人問你的時候，你別忘了吾主耶穌的話，多

： 嚙你們在衙門受審判的時候，不用預算答應的話；因爲天主聖神常指引你們。

朱： 是的，神父天主聖神在我心裏，盼望他默啟我罷。

周： 莫論拳匪怎麼收拾你，你別惱恨凶手。想耶穌被釘十字架的時候，常說：「天主聖父，寬免這惡人罷，他們知不道他們所爲的。」

朱： 神父，我愛那些惡匪，他們豈不是使我得福的麼？因着他們才給我開開天堂的門，因着他們才得着致命的花冠。

周： 多嚙他們舉刀殺你的時候，你別看，閉住眼。忍耐一時的痛苦黑暗。

朱：神父，我多啱得着永遠的光明呢。

周：好孩子，終久你想聖保祿的話。我願意補上耶穌苦難的缺處。○那時你想耶穌的苦以至受到世界窮盡。

朱：這不是我本人受苦，這是耶穌在我身上受苦哩。

費：（手執書信遞於神父）神父，教友們畫完了押啦。

周：很好！（封之以套轉於伯多祿）

（采伯多祿置信於衣囊）

衆人：哈！他要死去啦！

朱：我要升天去了！

衆人：他要犧身流血了！

朱：我要同耶穌流血了！

衆人：我們不得再見他了！

朱：我們天堂上再見罷！

衆人：哈！再見了！伯多祿！

朱：再見，再見！人生在世，是很短蹇的。（衆神父降福）

（伯多祿跪於地神父舉手降福）

周：吁耶穌！萬王之王，致命者之王，求你堅固朱伯多祿的信德，賞賜他勇敢致命，因罷德肋及費畧及斯彼利多三多名者。

朱：（答）亞孟。

教友唱歌（閉幕）

第三幕 在路莊路村長房後

◎一節 馬若瑟徘徊自語

馬
： 噫！我這個無福的人哪！我背了教，我實在對不住天主，連我自己也對不住了。（又自暴自棄貌）呵！後悔什麼呢？一不作二不休，既然背了教，就要背到頭！我如今當陳大人的書記，這不是體面差使麼？後來到了北京，也許開個一官半職的！就是做個大富豪，也是意中的事！哎！這是誰呢？這不是同憲朱伯多祿回來了麼？我覺着怪害臊的，我裝看不見他就是了。（馬坐下寫字）

◎二節 馬朱二人叙談

朱：喲！怎麼沒有人呢？若瑟，陳大人在不在

馬：他往朱家河，察看聖堂去了。

朱：他幾時回來呢？

馬：不久，他說晚晌回來。

朱：那末，我等着他，念幾段聖母經。（此時跪於台側誦曰）

聖母瑪利亞，我愛慕你！

馬：（低聲）童貞聖母瑪利亞，滿被額辣濟亞者，：：：罪

人之母，可憐我罷！：：（忽然而起）伯多祿！你可

不知道呀！我是個大罪人！！：（悲而泣涕）

朱：我爲什麼不知道呢？！

馬：伯多祿哥，你升天堂；我下地獄！

朱：那也是實話！

馬：我背了耶穌，可完啦！救我的靈魂算沒盼望了！

朱：不然！若瑟，有盼望；人生在世，是在天主的仁慈手中，救靈魂還是在你，真心發痛悔，耶穌就寬免你。

馬：發痛悔？嗜！我也真願意發痛悔：到底太晚了！我已經受了陳大人的送儀，我不能反口了。

朱：你說什麼？太晚了？不晚，不晚！你能推辭他！你忘了你一領洗，就有天主的印號麼？你是聖母瑪利亞的孩子；你若伺候一個外教人，就不是奉教的了。

○快着辭職去罷！

馬：我很願意：：倒底我覺着沒什麼勇敢！

朱：你念經就有勇敢啦！你不記得麼？去年在公學裏！

半夜望彌撒的時候，我們從新發願，我們在欄桿前邊，一齊許下我離開魔鬼：：我常服從耶穌：：

馬：噢！伯多祿，你說的話，真如同刀子刺我的心啦！

我求你相幫我罷！

朱：你的父親爲天主死在圍壕裏啦，你的母親，你的兄弟們，姊姊妹妹，全都是爲天主，死在聖堂裏的。難道說你想違背天主麼？拍一拍良心，你對住你的父母兄弟姊妹了麼？他們都上天堂去了，你這沒臉

馬：那末，我快去罷！哎喲！你看那不是陳大人進來了！壞了事，壞了事啦！

朱：別敗興！我爲你求天主罷。

◎三節 官紳拳匪教友一齊相會

陳大人：（面帶怒容）哈！我受了他們的鑽了！你看在這聖堂裏，不是婦女，就是孺子！只有兩位傳教的神父，在椅子上坐着：這聖堂，祭台全被火燒了！我一看這二千無辜的良民，竟遭這樣慘死，覺着我的良心實在不安。（轉向二紳士）可恨的惡賊！那裏有你們說的洋兵？那裏有你們說的大炮？快着躲開！

◎四節 陳大人和伯多祿會話

陳坐馬在旁

朱：（上前叩頭）陳大人，請看這回信。

陳：哈！你可回來啦！我當你逃跑了，誰叫你回來呢？

朱：大人，你不是說我若不同來，你就殺害我的兄弟們麼？我是爲救他們來了。

陳：好漢子！你看這奉教人的信德，竟能叫他以死救人。你來了好！我將任你爲官；請坐罷！你是我的頭等書記。

郭：大人，那有使用這奉教的呢？

陳：別插嘴！我將叫他背教。（隨向伯多祿）朋友，你從前進了天主教，如今出教也不難呀！你只說一句背教

的話，我就提拔提拔你，將來爲你有莫大的好處。

朱：大人，我始終奉教不能更改。

陳：你看這塊元寶，值一百兩銀子；你說不奉教，我就給了你。

朱：一百多兩銀子？爲這點銀子，可不能不奉教了。

陳：你看兩塊大元寶，就是三百兩銀子啦！

朱：（以手估銀，復置於几）多少也不行！

陳：你再看看，我給你五百兩，別說不行啦！

朱：不行！

陳：（怒多也不行，少也不行；究竟怎麼才行？

朱：大人，救我的靈魂比什麼也要緊。

陳：（搖輿）糊塗蟲！我打算着叫你當我的副官。

朱：陳大人，副官以後，怎麼樣呢？

陳：以後慢慢的升千總，統領，元帥，越升越高貴。

朱：以後還怎麼樣呢？

陳：入閣拜相，也未嘗不可呀。

朱：縱然我坐了皇上，後來能怎麼樣呢？

陳：（擡動眼簾沉默不語）

朱：（振刷精神）大人，莫論我官升幾品，後來總得一死，那個有什麼用呢？

陳：（身顫氣沮取刀於兵）閑話少說，該死的東西！（手舉快刀）你願意死呢？可是願意背教呢？隨便你揀罷！

朱：（匍匐下跪引頸受刑）我反正奉教！

陳大人：（置刀於地踱來踱去看看伯多祿仍跪勢如前披頭露頸毫不驚懼）

難道說奉教的心是鐵的麼？爲什麼這樣固執呢？噯呀！可惜這個英才！我想要救他，如何是好呢？（復携其手注目相視狀如有所求）噫！可愛的後生，你怎麼這樣不明白呀！別光知道有你的天主。

朱：好說啦！大人！你不能背你的父母，我就不能背我的天主！

陳：（勃然大怒將朱伯多祿打倒在地拳打腳踢）奉教不是瘋了麼？短命鬼！兵士們！前來斬首！

郭：那別的教友呢？不如和他一塊全殺罷！

陳：對！全殺死他們！帶過來！除非背教者免死。

◎五節 衆教友誓不背教

（兵卒們帶到教友數名）

陳：你們奉教不！

教友：是，大人，我們奉教。

陳：背教罷！畜類東西！

教友：萬不能背教！

陳：好！你們混漲！只說一個不奉教就赦你們的罪。

教友：我們奉教，到死也是奉教！

陳：好！願意死極容易！（轉向若瑟寫一張判決書就是因

奉邪教，判定死刑。

馬：(不動)

陳：快着寫！

馬：(駭執筆)

朱：(止之)可憐的若瑟！你想做什麼呢？聖母娘，可憐他罷！

陳：(拂袖大怒霹靂一聲)還不寫麼真叫我着急！

馬：(起坐拋筆就朱)大人，我錯了，我是奉教的，不能伺候你！

陳：(怒如沸鼎)好你個教徒！竟敢鑽我！

馬：我叛了天主，真是後悔死了！

陳：你不是有言在先麼？

馬：什麼有言在先呀？沒見你以前，我早就獻給吾主耶穌了！

陳：兵士們！把他交給義和拳去！（陳自己寫了判決書）

（教友唱歌）朱馬握手，衆人下台，一聲說殺，呼號耶穌

演畢垂帳。

24
259033

24

259033

2067